

发 现 遗 产 书 系

我毕生的故事

Histoire De Ma Vie

[法] 乔治·桑 / 著 肖 蔓 / 译



她是个奇特的女性，曾经带着一子一女

离开男爵丈夫，来到巴黎。

曾经为了表达女性解放，穿起男装，抽上烟斗。

也曾经写作《康素埃洛》轰动文坛。

在她众多的情人中有肖邦、梅里美、缪塞……

也许称她为欧洲最风流、最有才华的
女人并不为过。

5.6

我毕生的故事

[法] 乔治·桑/著
肖曼/译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毕生的故事/(法)乔治·桑(George, Sand)著;肖曼译.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2.8

(发现遗产书系)

ISBN 7-80130-617-1

I. 我 ... II. ①乔 ... ②肖 ... III. 乔治·桑(1804~1876) - 自
传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502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www.tuanjiebs.com>

E-mail: unitypub@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55 千字

印数: 6000 册

版次: 2003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617-1/K·172

定价: 18.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序 言

乔治·桑于 1847 年最后的几个月和 1848 年的头几个月里开始撰写她的自传。但是我们通过她的朋友布洛——一位和她有着无数次断断续续的男友——处得知，她于 1835 年至 1836 年期间已经计划好写出这一段情谊，那是她刚和诗人缪塞彻底断绝交往之际。二十年后她重新拾起并完成了这部著作，那时已经是 1855 年了。这是一部把生活的真实状况和诗情掺和在一起的作品，她同时在其著作《一位旅行家的信》中亲口说道：“我的意图在于要还原过去的印象，那同样是我灵魂中的一种天然的存在。”在《我毕生的故事》中，没有必要去寻找这部自传的内容是否真实：日期和事件的连续性全不准确，乔治的意图是讲述当她写作的时刻所产生的那些鲜灵活现富有生活气息的情感。她所讲述的是她因为感兴趣才要讲的内容，一本写人一生的小说中，真实的回忆是微乎其微的。（她本人多次的恋爱经历的隐情或秘密她已把它们全部抛弃了。）这种心甘情愿地忘却往事，这种疏忽或遗漏，这种年代的跳跃又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她拟把那些秘密的时刻，在她的一生中那些往往是最为悲伤却极其重要的隐私隐藏起来？她最近才刚刚出版的自传在弗拉迪米尔·卡列宁夫人和玛丽-路易丝·帕耶宏夫人的心目中，她们二位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卡列宁夫人为她的天真无邪辩解：她仅仅看到了一位女子的合法贞操行为。——证据是，她对我们说，乔治不认为在她生活动荡的某些时期的夜里她干了些什么，她在她的个人档案里保

我毕生的故事

存的那些信件中，阐明了她在这些时刻里什么也没有说过。“她不仅仅把它们都保存着，还把它们都放在一起并如此登记和设想着：‘注意日期’，‘查阅《我毕生的故事》出版发行的最后日期’，‘要保存和查阅’，‘要出版’。不那么宽宏大度的帕耶宏夫人在《我毕生的故事》里看到了一种深沉的谋略，觉得作者的日记是要把她所有的念头都混合在一起，好让人们无法猜测到她本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不相信她是在耍阴谋诡计。乔治的横溢才华本来就应该吸引她讲出她的一切；然而无疑地在她的情爱关系和感情方面去分析的话，她不会是生活在为她本人造就的一个文学命题之中。由此她与自己的导师又是启发者的人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位是《忏悔录》的作者。在她的回忆录里，就像在《一位旅行家的信》中，她很少把自己选中为如同一个真实人物一样地以一个既在思考又在做分析的人。她面对面地看着她自己的生活，以及其他那些环绕着她的人们。大家都在参与观看一个人的灵魂才智的发展与升华。

《我毕生的故事》于1847年停笔，那是在她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希波利特·莎梯朗逝世之时，又是她本人和杜德旺男爵离婚之际。这个时期于1847年至1848年间展开，并且还有着数不胜数的挖苦讽刺暗示着这个不幸的家庭于此时期所遭遇到的打击。她作品中所有重要的和美好的都发展于她的童年时代，她在修道院的那些年里，在她刚刚成为女作家之际，在她于1831年时结交的好朋友们，在她离开诺昂赴巴黎试图做淘金梦之际，她于1847至1848这两年里开始当上了编辑。等于说四部书里有两部半是于1879年由她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和第二本书中的一半与她本人的生活毫不相干。那里面描写的是她家的私事，有她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还有她的祖父与祖母。还加上一大包她父亲的书信，当时他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年轻军官，他在参加那些战役的

期间不断地给她的母亲写信。

我即将谈及的这大包半的书信，是因为在此所展示的全部信函都从未借给旁人阅读过，这就是原由！在这薄薄的一卷里很难找到与乔治有关系的直系亲属没有被她照顾过！然而必须要确立读者一个观点，因为很多事情在她的家谱里，都是朴实单纯地来解释她的情欲和激情及气质与秉性。

她是奥古斯特二世的直系后代，是波兰国王和德国萨克斯省的选民（那是当时的王子们中之一位在所到之处利用任何机会和地点留下的无数私生子），通过她的曾祖父萨克斯元帅，这位封特诺阿战争的胜利者，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又在他所去过的欧洲处处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私生子。某一位名叫玛丽·韩都的女士，她用薇莉耶尔小姐的名字在歌剧院里演唱，这位元帅和她生了一个女儿，名为萨克斯的玛丽·奥洛拉。她的第一次婚姻（那是无效的）是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世的私生子霍尔尼伯爵结合的，三个月之后她就成了寡妇（她的丈夫在庆贺自己成为阿尔萨斯省的赛雷斯塔国王之中尉时，因击剑比赛被对手杀害），十五年之后，玛丽·奥洛拉于三十岁之际嫁给了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是农场主的总发言人杜邦·德·法朗库耶，他们之间的十年婚姻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他逝世后留下一个独生子给他的夫人，还有耗费掉巨资的豪华排场，因为他在生前是一位无忧无虑的庄园主大老爷，还是一位对音乐、文学和艺术的爱好者。

以往昔如此豪华之财富所剩下的残余，杜邦·德·法朗桂依夫人买下了在贝利的诺昂住宅，那原是属于庇雅隆·德·赛连纳先生的，是他当时从国有财产拍卖时买下的。她和她的儿子牟利斯以及儿子的家庭教师安顿在一起，还有一位业已还俗的神父（他应该是这位女孩的家庭教师，而且他原来即是她父亲的老师），然而这位德沙尔特勒在《我毕生的故事》中却常常是位问题人物，

我毕生的故事

脾气执拗，既专制又忠实，总管一应物质方面的事务，同时还引导精神方面的事情，“是！”人们可以这么说。

可以说，牟里斯·杜潘的容貌和他的父亲农庄总管家一模一样，他原来即是伏尔泰和让-雅克·卢梭的朋友。他喜爱所有的艺术部类，但最关爱的却是音乐和戏剧。他的小提琴拉得令人如醉如痴，倘若他的文化教养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水平，那是由于他当时生活在一个困难的年代，仅仅因为那时的不连贯性，他才会表现为他是旧时代的一个尽善尽美的贵族之典型，既高雅又有文化教养。德沙特尔起码教给了他本人所学过才知道的东西，那就是些许拉丁文，一些算术，还有少许物理学以及自然科学。但那已经很多了。假如没有德沙特尔的话，这个孩子就会什么也没有学到，一无所知。

这种极不全面的教育没有能够让牟里斯·杜潘考上竞争激烈的军事院校。他仅仅成为共和国国民军的普通志愿兵。从1796年至1808年，他参与了共和国和帝国期间的全部战争，他曾经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作战，那是在马赛纳的命令之下，然后成为杜彭将军的军官随员，最后在马德里升为穆拉将军的战场助理。他受过伤，当过奥地利军人的俘虏，然后逃跑。他属于拿破仑的那种军官型的人物，他使司汤达^①高兴非凡，是那种无忧无虑、爱好冒险而又勇敢之辈，他属于那种在军人的职业生涯中，丝毫没有废除贵族精神的无往而不在的那种人物之列。他死得很可怜，那是在两次战役之间，他于一次休假期间赴诺昂(Nohant)度假，当 he 从拉·莎特尔骑马外出时，自马背上跌落摔

① 司汤达 (Stendhal, Henri Beyle, dit), 法国作家，生于格诺布里市 (1783—1842)。著作有：《拉辛和莎士比亚》《阿尔芒斯》《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译者注。

死。

他满怀激情地热爱着自己的母亲，她同样也十分怜爱他。在《我毕生的故事》中第一部的一部分以及第二部的一部分信函中，他写的全是有关家乡的田园生活情景。这些信函里充满了对生命的美好信念以及有关精神、性灵，还有宽恕、恩惠、优美与温柔之意。这一切都令人赞美地教导我们（我认为他所写的这一切比司汤达的回忆录要优秀得多），在关于提及共和国和帝国的军人的想法以及感情，更值得把它们全部另外出版发行。在这卷书里我们被迫缩减了很多部分的内容。实在是损失太大，令人遗憾。

牟利斯·杜潘在意大利时成为一位可爱的少女索菲亚—安托万涅特—维克托娃·德拉勃尔德的情人，他的情妇是一位老将军的恋人，而他本人则是将军的副手。这位少女是巴黎的一位鸟商的千金。老将军和牟利斯·杜潘全都不是首次出马的雏儿了。她本人有一个私生女，名字是卡罗琳娜，她那张娇美妩媚的面孔常在《我毕生的故事》里出现，恰恰如同牟利斯本人也有一个私生子一般，这位希波利特·沙提宏经常提及乔治·桑。

这位青年军官和与他要好的女友双双返回法国。当他知晓她已怀孕时，决定娶她为妻。他的母亲则高声叫喊。身为自由人的她是歌剧院里的一位女子所生，杜班·德·弗朗居耶夫人依然是旧时代的贵族妇女，她的想法是她的儿子娶了一个捕鸟人的女儿当妻子，而且因他们模糊不清的过去，她对儿媳连笑一下的意思都丝毫没有。鉴于忠诚的德沙特尔在分担她的感情，她以全身心的精力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是她越这样行事她的儿子就越发固执倔强。民事的婚礼日期未事先通知，为了不让杜潘夫人知晓那将于1804年牧月（法兰西共和国历月）16日举行民事婚礼，那是在这个孩子诞生前之一个月里才决定的，这个新生儿就是乔治·桑。刚刚得到通知，杜潘夫人立即赶到巴黎拟尝试解除这场婚

我毕生的故事

事。太晚了，所有的合法礼仪手续均已严格地通过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拒绝见牟利斯，直至后者有一天使了一个计谋，乔治·桑把这个故事以绝妙的片断来描述，读者会在这部作品中寻觅到这一切。杜潘夫人接受了她本人与儿媳见面相认。但是当她们回到了诺昂，以及她的儿子返回了部队，苏菲和她的两个女儿卡罗琳娜以及奥罗拉留在巴黎，居住在一套非常简朴的公寓套房里，周围都是一群朋友们，全是些小人物，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却都是最严肃并最值得敬重的。

马莉-奥罗拉·杜潘·德·弗朗居耶和索菲亚·德拉勃尔德向来是互不理解的。事实上在这大部分属于大贵族阶层的社会里，百科全书派的弟子们毫无疑问地必然摆脱了许多成见的好处，然而由一位妇女建立起所有的完善纪律之前，这位巴黎的女郎已经是一位完美的人物了，她本性绝对坚强，难道既没受过教育又不懂得文化？她们在受教育期间经常受到的触犯（假如可以使用这个字词来形容苏菲的话）仅仅来源于她们的脾气秉性与气质。乔治·桑理所当然地应该是继承了她的父亲和她的祖母那种高尚风格（而且不仅仅指文学风格），从她的母亲那里遗传给她的是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活力，耽于声色的本性更使她加强了遗传自她家族的血液，那是来自她的曾祖父牟利斯·德·萨克斯，奥古斯特·德·波兰，以及她的祖父杜潘·德·弗朗克耶，他当年也曾是一个好色的情种。然而在他的众多男女情爱中，正如同我已经说过的，在他的《回忆录》里则任何蛛丝马迹都寻找不到。居利·桑铎，缪塞，米歇尔·德·布尔热，肖邦等人只对他讲些挖苦的俏皮话。在赴威尼斯旅行时，他勉强回答缪塞的问话，于马若尔克居住时，肖邦的面孔仅给予人一种苍白的感觉；桑铎本人还区分不清他的那些贝利雄的朋友们，而她所描绘的米歇尔·德·布尔热的形象则完完全全是知识分子的模样。此外，也别太惊

讶在这位大名鼎鼎的女情人面前，所有的这些人物画像均系她的密友，她用语气来一一强调：巴尔扎克，圣-勃夫，拉门奈，德·拉图施，德拉克洛瓦。这种方式无疑地是她觉得这么做并不妨碍别人，当她谈及她的男友们时，鉴于女性的顾忌使她感觉到冷冰冰。在生活里，她什么事都敢做；在心里话隐私方面，她什么都不敢讲。由此或许尚可看得出她在修道院里所受到的修女教导在她身心中仍保留了些许残余，还有即是某种荣誉的法规是由她的祖母遗传给她的：有许多事情仅仅是面向你本人的，倘若你在别人面前做了，你就是不适当的或是失礼的，这属于十八世纪时妇女们的观念，还没准儿，依我的信仰而言，在所有的时代均如此这般。

倘若《我毕生的故事》不能教会我们些什么，或者是几乎什么都没有教会的话，那么桑的多次恋爱，均可以惊人地为我们提供她本人的那种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她描写自己在修道院里生活的那些岁月应该是令人最为感兴趣的。在一段时间里她相信上苍赋与她的使命，然而后来她明显地远离了这条途径，倘若没有什么明智审慎的人士向她讲述了许多正确观点的话，肯定她自己会去做她心中想干的那些事。

她这种对宗教的印象从何而来？肯定不会是来自她祖母，这位老人家是百科全书派人士们的好朋友，是最仰慕大文豪伏尔泰的人士，她请学业非凡的德沙特勒当她的儿子牟利斯的家庭教师，那是一位还俗的神甫，更确切地说这位神甫还教过她的母亲。人们经常可以注意到在 18 世纪，上层社会人士喜好哲学胜过一切，而普通的老百姓们则依然十分虔诚于宗教信仰。这意味着，似乎苏菲·德拉勃尔德并不认为她举行结婚仪式的那天确实是合法地在教堂里举办的。

这种神秘主义不可能长时间地保存一种严格的宗教特征。它

我毕生的故事

很快地就偏向于人道的和社会的神秘主义。这种变化在那个苏格兰小女仆还在修道院里的年代时就已经很敏感了，即便人们可以看到宗教的某种怜悯观点，还有人类所受到的苦难，然而一种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在以后的她的众多作品内多次出现，那是她深深地受到拉莫耐^①和彼耶尔·勒胡^②的影响。

从她的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来看，如今它已不再会使我们很感兴趣了。坦率地说，它已经让我们反感；但是它于往昔之时日里曾有过巨大的成功，而且特别是在俄罗斯。我们之中任何人均未见过 19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们，他们是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他们深受乔治·桑的影响。或者是他们从她的波兰祖先的斯拉夫民族的灵魂中寻找回来的。她必定会理所当然地去配合他们那种最深沉的温情和感伤。苏格兰的小保姆的插曲，似乎是在收到信函之前从某部俄罗斯小说里抽取出来的。

任何人，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会注意到这种深切的血缘关系。他在她逝世时写了一篇关于她的文章，这篇令人赞叹不已的文章摘自弗拉迪米尔·卡雷宁奈夫人：“乔治·桑于文学界的出现恰恰是在我青年时代的最初几年里。必须注意到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小说几乎是俄罗斯仅仅准许发表的作品，至于其他的一切，差不多所有与思想方面有关的，尤其是来自法兰西的，全都被严格禁止。接踵而来的又是什么？所有以小说方式被批准进入俄罗斯的作品，不仅仅是同样为一项事业服务，然而即便是以

① 拉莫耐 (Lamenais, Félicité Robert de, 1782 - 1854)：法国哲学家，神职人员，有诸多著作问世，最后彻底与罗马天主教派决裂并被教皇监禁。他还写过一系列宣扬民主的抨击性小册子，最后绝望而死。——译者注

② 彼耶尔·勒胡 (Pierre Leroux, 1797 - 1871)：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他深受圣·西蒙派作家作品的影响。——译者注

最危险的方式，最起码是以当时的那个时代的观点来看，很可能有不多的人期盼能够读到路易·雷勃^①的著作，然而阅读乔治·桑之作品的人群则成千上万。读者们懂得而且知晓，从小说里面汲取之营养相当于人们在我们中有如此之多的关照。广大的读者群明白，至少在我们之中，于40年代中期，乔治·桑是众多冠军中最为灿烂辉煌的一位，最坚强不屈的一位，是这个级别的西方作家群中最优秀的一位，自从他们的出现，一开始就否定所有的一切，《真正的征服》最终引导出血腥的法国大革命，或者说得更准确的话，那即是18世纪末期欧洲的革命。人们突然地听到了一种新鲜的语气，新的期望企盼业已出现；某些人手持号角还呼叫着进步已停顿，那是没有用的且是徒劳无益的，胜利者们的政变举动一无所获，还必须继续前进，以期使人类的复兴革新必须是彻底的全面的。更何况她是此次变革的领头人。”

她写下的这些文字是以先知预卜未来的语气道出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②作品中的语气极为相似。在乔治·桑的社会化小说里是可以使用的：它们完全可以赋予并适用于《我毕生的故事》这部著作。回忆录的最大关注在于事实上是人们可以看出一种思想的发展，它的起点来自于伏尔泰那个时代的潮流，目的是要成功地导致一种人道主义的以及正义的复兴。长期以来人们已不复阅读乔治·桑的人道主义的和社会化的理论了：理由即它们是人为了的和冷冰冰的。然而，人们始终乐于阅读《我毕生的故事》，因为在这部作品里人们意识到它是描述得最准确最合理的，而且

① 路易·雷勃 (Louis Reybaud, 1799 - 1879): 法国经济学家及作家，生于马赛，系讽刺兼社会学作家。——译者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 (Fëdor Dostoevsky, 1821 - 1881): 俄罗斯大作家，他的小说有着深刻的心理分析和动人心弦的悲怆感受，《罪与罚》《白夜》《白痴》以及《卡拉玛卓夫兄弟》均为其不朽杰作，影响极为深远。——译者注

我毕生的故事

还是最起作用的，在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里如何剖析自己，这也就是 18 世纪到 19 世纪哲学的转变过程。《我毕生的故事》是人们在今天还称道的一本“重要的”书籍，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见证。

吉洛姆以及让·塔霍

1994 年 1 月

我毕生的故事

1804年7月5日，我来到人间，我父亲在拉小提琴，而我母亲穿着一身美丽的粉红色连衣裙。这件事于瞬间即结束了。无论如何，我的露西阿姨先向我祷告说，别让我的妈妈受罪的时间太长。我来到人世间是合法出生的女儿，倘若生我的父亲不是坚决不相信他家里人的那些偏见的話，这反而变成为一件幸事，因为倘若不是这样的话，我的祖母没准儿在后来不会以如此之多的怜爱来照顾我，而且也许我会失去很多思想以及学识的积累，而它们都能在我的生活遇到麻烦时来安慰我。

我的身体既结实又健康，而且，当我处于孩童时期，我自诩美丽非凡，然而这个诺言我没有能够保持到底。没准儿这里面有我的错误，原因在于当我的年龄达到少女的美好花季，我整夜整夜地阅读和写作。尽管我是两位漂亮得完美无缺的人的后代，而且我不应该退化，我那不幸的母亲认为美貌胜过一切，她经常会天真朴实地指责我的欠缺。对我而言，我永远不能强迫我修饰照顾我自己。同样，我喜欢绝对的洁净，我也同样地认为讲究那种软绵绵的怠惰会让我永远感到它是无法接受的。

为了让双眸明亮而拒绝工作，当上帝赐与您的好太阳不可抗拒地吸引您在阳光下奔跑，不愿意穿上出色的大木鞋是因为害怕足背变形，戴上手套则意味着双手永远笨拙，永远软弱，一切都在命令我们永远不让自己敏捷的双手劳累，把自己封闭在永恒的笨拙之中，在永恒的软弱里，一切都在命令不要宽恕我们且永远

我毕生的故事

地被疲劳压垮，最终生活在一个大钟的下面，为的是既不要晒黑皮肤，又不要使手脚皸裂，还不要未老先衰，这一切就是我永远也不可能观察得到的。我的祖母比我母亲的训斥做得更为过分，那一章关于那些帽子和手套的事件成为我童年时代的悲痛绝望的事。然而，尽管我不是有意识地反抗，强制的束缚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我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是清新鲜亮的，但却从来都不是美女。然而我的面部轮廓是有模有样的，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给与它们任何表情。我躺在摇篮里的时候，在婴儿时期我就有一种梦境的感觉，即我不能够认知自己，于是我就会在很长的时间里显得傻乎乎的。这个词我是清清楚楚地说出来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之中，在童年时代，在女修道院里，在家庭里的亲密氛围之中，人们照样如此这般地对我说过，也就可以肯定它是千真万确的了。

总而言之，我的头发、眼睛、牙齿都不存在任何畸形的问题，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既不丑也不美，我的优势是我自认为我的观点是严肃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难看能够启发先人之见，而美貌则居于另外一种意义。人们太想得到一种辉煌的外表，又太过分提防一种令人疑惑的拒绝。最好是有一张既不会令人眼花缭乱又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恐惧的面孔，这样一来我自然而然地在我的两性的朋友们中感到怡然自得。

我的祖母在年青的法兰西共和历的风月里来到巴黎，她此行的目的是解除她儿子的婚约，寄希望于他可能会同意，因为她洒下了那么多的泪水，可是她的儿子依然坚决抵制。她抵达巴黎之际她的儿子尚不知晓，她既没有对他确定自己离开家乡的日期也没有通知将于何日何时抵达，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她先去找了德

赛滋先生，向他咨询签订婚约的有效性。德赛滋先生认为这项新的业务应该由法律界立法使之能够成为可行。他找了另外两位知名的律师，咨询之后的结果是，这桩婚事有法律诉讼的可能，理由是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这种事件，但是在婚事的诉讼之中十件里必有九件法庭会判有效，我的出生文件中写明我是合法出生的女儿，倘若婚约被取消的话，我父亲就要与孩子的母亲签订新的婚约结合为合法夫妻，并且还要让他俩的孩子成为合法的婚生子女。父亲认为这是他的义务。

我的祖母可能永远也不会正式和她的儿子打官司，倘若她理解了那个计划，肯定也不会有这种胆量。很可能她所感受到的一半痛苦会被她于犹豫不决之际减轻了敌意，理由是使她自身感受到的痛苦还在严酷地支持她所爱的人。然而即便在一些日子里还不想见到她的儿子——那无疑是她为了自己的精神才智而有意识地在抵抗着的——却还要得到关于她儿媳的新消息。然而我的父亲却发现了他的母亲已经来到了巴黎；他明白她什么都知道了并且想打官司。他抱着我上了一辆马车，停在我祖母下榻的那所房子的门口，他对女门房说了些好话，把我交给了这位妇人，并请她如此这般，而他是跟着上来的：

她上楼去找到我奶奶的公寓套房的门口，她说出口的第一种托辞是希望能够和她谈话。她和我奶奶说的话我不知道是些什么，当她们还在说话时，奶奶打断她说：“夫人，您看，我是这位漂亮的小姑娘的祖母！她的奶妈今天把她抱来给我看，让我高兴得一会儿也离不开她啦。”——“是啊，她很漂亮也很结实，”我的祖母边说边在找她的糖果盒。这位好脾气的太太突然间把我放在自己的双膝上，她可真会扮演自己的角色，把甜食

我毕生的故事

送到我面前又接着以一种既惊奇又激动的眼神望着我。突然之间她把我推开呼叫着：“您骗了我，这个孩子不是您的；她根本不像您！……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当她把我从她的乳房边推开之时，吓了我一跳，我似乎并没有喊叫，然而却哭得如同泪人儿一般，这些眼泪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来，我可怜的小宝贝，”女门房把我抱起，“人家不要你，来，咱们走。”

我可怜的好奶奶被打败了。“把她还给我”，她说道。“可怜的孩子，什么都不是她的错！是谁把她抱来的？”——“夫人，是您的儿子，他本人在下面等着；我这就把他的女儿送下去。倘若我得罪了您请您原谅；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我还以为您会高兴呢，会给您一个美丽的惊喜……”——“去吧，去吧，我亲爱的，我不会找您的麻烦，”我的祖母说道：“请去找我的儿子并且把孩子放在我这里。”

我的父亲四级一蹬四级一蹬地上了楼梯。他找到我时发现我在我的好奶奶的膝头，脑袋挨着我奶奶的乳房，她落泪时还在勉强自己逗我发笑。别人没有对我讲过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当时我也就是八九个月那么大，很可能我什么都还不明白。没准儿他们俩曾经在一起哭过而且还相爱得更为深切。当我的母亲给我讲我第一回冒险的经历时，她告诉我，当我的父亲把我带回到她身边的时候，我的好奶奶从她的手指上摘下来一枚很大的红宝石戒指放在我的双手里，让我戴在我妈妈的手指上，这个时刻我父亲正在虔诚无比地看着我。

一些时日业已流逝，我的祖母同意和她的儿媳见面；然而风传她儿子的婚姻不般配，她拒绝接受她的儿媳必然会让我母亲感